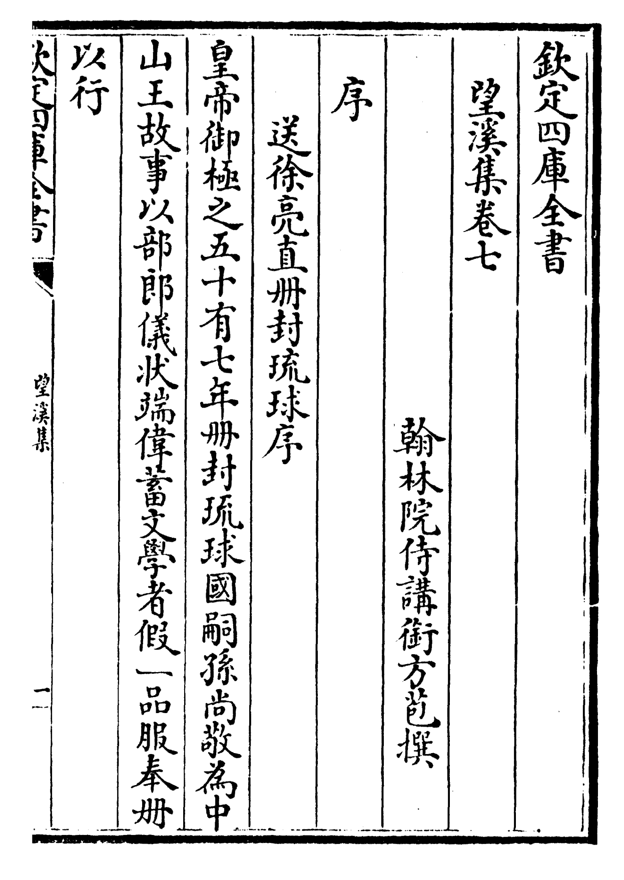


集部



望溪集卷七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序

送徐亮直冊封琉球序

皇帝御極之五十有七年冊封琉球國嗣孫尚敬為中山王故事以部郎儀狀端偉蓄文學者假一品服奉冊以行

天子命擇詞臣衆皆隱度徐編修亮直為宜及命下果為介自秦漢以後中國有事於四荒其為將則効命力於鋒鏑其為使則折衝口舌之間以求得其要領故承命者多以為難今

天子德威遐暢方外鄉風小邦喁喁企瞻使節承命者有將事之榮而無失得之恤故人爭羡之遭遇異時亦物情之不足怪者也吾聞古之贈行者必告以所處今亮直之行也雖折衝口舌之勞無事焉又其地絶海萬

里政教所不經即詩人所謂諮詢諏度者亦無庸以告也亮直夙以文學知名玆其行也其耳目震駭乎乾坤之廣大而精神澡雪於海山之蒼茫吾知其文章必有載之而出者矣

送王篛林南歸序

余與篛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間前此篛林家金壇余居江寧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篛林赴公車間一二日必入視余每朝飧罷

負手步階除則翁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薄諮經諏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余曰君縱忘此地為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者姍笑何然翁林至則不能遽歸余亦不能畏訾謷而閉所欲言也余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淀翁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淀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聞每閱月踰時檢翁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余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惕若瞑行駐乎虛空之逕四望

而無所歸也翁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為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翁林之歸也秋以為期而余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玆其果歸乎吾知翁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間酣嬉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隅幽燕者必為北鄉惆然而不樂也

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

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桎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間嘗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

而見其涯若沉痾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矉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顧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鬱栖坑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為撓君之言者自以為智天下之極愚也奈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

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為譸張頗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送余西麓序

昔公羊氏之說經也其謬戾多矣然猶幸顯悖於道不足以惑人而習而不察者莫如母弟之說故程子辨之以謂母弟者所以别嫡庶嫡死則母弟以次立非謂有疎戚於其間也夫春秋之以兄弟書者以其未有爵列故以其屬稱用别於公子之為大夫者耳曷由知其母

之同異哉程子所以不深辨者徒以解時俗之所惑而於經之本義有不暇詳焉耳自吾有聞見凡前子之於母後母之於子一視如所生者十不二三得焉異母之兄弟篤愛而無間疑者十不二三得焉自子言之則為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則為不有其夫豈非人道之極變哉而相習為故常甚矣其不思也吾友余西麓博學有文名稱蓋州郡而少壯未嘗一至京師近六十忽來游叩之曰昔吾有弟能服賈以養吾親吾是以能不離親

於外也吾弟死而家落父不能葬母無以養故顛頓至此館於余踰年凡春秋霜露未嘗不痛其弟也風雨寒暑未嘗不念其母也一日告余將南歸曰吾女弟之夫死吾不歸吾母疾將作矣因叩其家事始知西麓少失母母撫之不異於所生而西麓之於弟妹亦終其身無間疑夫古稱孝者多以後母之不慈而彰而西麓之孝乃以母之慈而隱是其母子皆可風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兼著母弟曰弟乃公羊氏之過言而春秋本無此

義以補程子之所不及云

贈潘幼石序

余數奇獨幸不爲海内士大夫所棄而有友朋之樂然每怪平生故舊其道同志相得者所遇之窮必與余類交淺者其困亦淺交深者其困亦深或始相得中道而棄余與余跡漸遠而其遇亦漸通或當世名貴人無故與余相慕用而屯蹇輒隨之吾不識其何以然既而悟曰凡物之腐臭者有或近之則臭必移焉是何怪其然

或曰非此之謂也物無知人強合之故其臭移焉人有知其臭味之不同者孰能強之合也葢必其氣之本衰或時之已去而後乃與子相得焉子惡用自引咎哉潘先生幼石余童子時以師友之禮交而先生常弟畜余先生文行重江表方其壯盛未嘗一至京師老而來遊閉一室諸公貴人有索交者一謝不通而獨暱就余先生以貧故客遊至欲乏之家事不問而為余教子嗚呼先生之趣舍可謂與衆異心者矣夫昔之不余棄者尚或

未知余之腐臭也今則夫人而知之矣而先生乃好之加篤焉豈臭味之同雖先生亦有不能自主者耶先生之歸也余在塞上留書索余言贈所處因書此質之吾知先生必憮然而歎余言之鄙也

贈淳安方文輈序

文章之傳代降而畀以為古必不可復者感也百物技巧至後世而益精竭心焉以求其善耳然則道德文術之所以衰者其故可知矣周時人無不達於文見於傳

者隷卒厮輿亦能雍容辭令蘇秦既逐代厲始脫市籍馳說諸侯而文辭之雄後世之宿學不能逮也盖三代盛時無人而不知學雖農工商賈其少也固嘗與於塾師里門之教矣至秀民之能為士者則聚之庠序學校授以詩書六藝使究切於三才萬物之理而漸摩於師友者常數十年故深者能自得其性命而飈流餘焰之發於文辭者亦充實光輝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漢之文終武帝之世而衰雖有能者氣象萷然盖周人遺學老

師宿儒之所傳至是而掃地盡矣自是以降古文之學每數百年而一興唐宋所傳諸家是也漢之東宋之南其學者專為訓詁故義理明而文章則不能兼勝焉而其尤衰則在有明之世葢唐宋之學者雖逐於詩賦論策之末然所取尚博故一旦去為古文而力猶可藉也明之世一於五經四子之書其號則正矣而人占一經自少而壯英華果鋭之氣皆敝于時文而後用其餘以涉於古則其不能自樹立也宜矣由是觀之文章之盛

衰一視乎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各有由然而非以時代為升降也夫自周之衰以至於唐學蕪而道塞近千歲矣及昌黎韓子出遂以掩迹秦漢而繼武於周人其務學屬文之方具於其書者可按驗也然則今之人苟能學韓子之學安在不能為韓子之文哉吾同姓在淳安者曰文輈以時文名天下其於三代兩漢之書童而習焉及成進士則一以為古文其仕也始出而顛人皆惜其年力之盛強吾獨謂天將開之而使有得於古

也其前之學有可藉而後之爲時也寬閒吾言可以速歸而從所務矣

贈李立侯序

書傳所記奮迹自已而立功名者衆矣而德與言則常有祖若父淵源之自焉其無可徵者或緒遠而迹微於世無傳焉耳而可徵者十常六七非獨道術之所漸然也其得於天清明秀傑之氣實有以類相衍而非衆人所得同者余游好中賞材可與學古而望其有立於德

與言者僅得數人而幾於成者葢寡其語人皆曰吾為境困也時相迫也而悔而自責未嘗不曰志之不固焉夫功必有所待而後成若德與言則根於心達於學而與時偕行者也何境之能奪哉吾晚交得李君立侯相國安溪公之孫也氣清而識明甫踰冠於古人之學已見其端倪相國德業於時為卓而經義則爭先於前儒立侯實朝夕承學又其時則寛然也其境則泰然也然則天之所厚而所就終遠過於吾儕者舍立侯其誰望

與抑余昔所交數君子其資材與學所已至皆概乎能有立者也彼年如立矦時自命何如哉而或終以無成或少有得而不能盡其才即余亦未嘗不為之惜也故於立矦之歸也為道諸君子之所悔以贈其行

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録而

過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余因是意其為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通之一見如故舊得余周官之說時輟其所事而手録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為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余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為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

為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余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為書雨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為

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昧爽盥沐質明而涖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慮則所學為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

送鍾勵暇寧親宿遷序

古之為交也粗者責善而精者輔仁至於爵位之相先患難之相死抑末也鍾君勵暇始冠余見之其師所其後時往還而徒視以衆人紓君子展者勵暇之友亦余所善也雍正丙午子展有憂勵暇急之遂視其疾因治其喪自杪冬至三月上旬迫試期不輟是年成進士以家事留京師會選期不就衆以為疑曰吾二親皆近六十假而官蜀粤滇黔將若之何噫勵暇之情人人之情也然吾未見人之數數然也叩其所學則誦易詩書治

三傳旁及屈氏莊氏之文有年所矣嗚呼其前行益基於此乎因與考三禮而講以所聞其家事畢以未竟余說留者復數月庚戌九月將寧親於宿遷乃正告之曰君子之為學也將以成身而備天下國家之用也匪是則先王之教不及焉若以載籍自潤澤而號為文儒則秦漢以降始有之是謂好文非務學也君子之立身也非比類不足以成其行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學也者務一之也其事必始於慎獨而終於獨立不懼遯

世無閟匪是而能一之者鮮矣凡子之所已能皆學者之疏節也繼自今其事乃日起而蹈之益難子往矣繼自今不學之友日誑誘於外而妻子交訌於中吾懼子之有基而復壞也吾病且衰將不復見子矣願子時誦吾言而勿自墮其力也

送黄玉圃巡按臺灣序

康熙六十年夏四月朱一桂構亂臺灣殺總兵官據其城監司郡縣吏並逃散賴

天子廟算秋七月叛者悉得臺灣平其冬
命擇臺臣廉靜有才識者往巡視而余同年友黄君玉
圃實承命以行余聞臺灣之將有反側也閩人及宦遊
行賈者知之垂二十年矣葢其地踔絶海中民不火食
自混闢未通外人明亡鄭芝龍始入據之入
國朝四十年然後鄭氏歸命置郡遣吏農桑肇興沃壤
千里百産豐饒而土人愚蠢恇悸浮寓姦民因得巧法
承賦於有司而私其土役其人農收畜産毫髮不得自

專甚者猱雜其妻子而吏陰利姦民之奉漫不訾省思亂者十室而九故一二姦民煽數十百人遂戕大帥謀拒王師葢陰恃土人深怨以為一旦可竊據也初鄭氏既覆有謂此土宜棄而不守者不知方其未闢於中國誠不足為有無今則民衆百萬粟支十年屹然為海疆重地與閩浙江南沿海諸鎮相應接則島夷洋盜不敢萌窺伺内地逋亡者無所伏隱而蔽粟百貨歲溢於泉漳茍不能守則害亦視此故

天子加意撫循凡監司守令必使大府任舉屬吏才實顯著者始調移之而大府所任率平時善事其左右興作採辦爭先於羣吏者是以民重困而上不知不至於爲國生患不止也夫粵東閩滇今之吏所號爲沃區也而民困于無告視瘠土有甚焉又功令凡邊塞山海要地吏雖已除大府得易置其所任舉果有異於臺灣之羣吏乎由是觀之法雖良付之非人其不能究宣天子之德意而毒民以病國者可勝道哉君廉能夙著

於吏部及臺中其能綏靖此邦已為衆所預信然詩有之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凡此類皆可因使事而歸告也於其行也言以要之

贈宋西琊序

雍正壬子春余道逢相識人甫下車適有過而與言者叩之則亡友之子宋華金西琊也接其語觀其詩久而益有意於其人西琊大父冡宰公及父山言再世以詩名余為諸生冡宰巡撫江蘇降爵齒而禮先焉山言年

較長而視余若其所嚴事者觀西珊之詩與其爲人雖得之性資抑祖若父淵源之所漸也余夙有作序之戒而西珊以爲請乃誦其所聞而使自擇焉先君子有言自晚周秦漢以來治文術者代降而界皆以爲氣數使然非也古之以文傳者未或見其詩以詩鳴者亦然唐之中葉始有兼營而並善者然較其所能則懸衡而不無俯仰矣自宋以降學者之於文術必徧爲之夫是以各涉其流無一能窮源而竟委也如曰氣數實然則建安

以後之綺麗有陶潛者出而渾然元古矣李白杜甫興於唐而六朝雜家盡為所掩今子於詩既得其徑塗苟日進而不已豈惟接武於先人安知不遂與古人相角逐乎曩子欲兼治古文自今以往無庸也子之年長矣少壯之心知既役于時文而今有官守日力之留餘者雖壹併於詩猶恐其術之難竟也而又可兼務乎若夫植志行身之義守官制事之方苟欲稍異於衆人而自儕於古人其事更有艱且大者即文術可置而勿事也

若尚能兼則又詩之所藉以增重也西班能篤信吾言他日宦與學皆成而出其詩以質於世即以是弁於簡端可矣

送雷惕廬歸閩序

余嘗與漳浦蔡聞之太息生才之難計數平生朋好如賓實滄洲後生中尚未見堅然可信其幾及者而况古之人乎聞之曰吾門雷生即後起之賓實也始生見余於聞之齋中即命請業於余余固辭而答以儕輩之稱

者凡四三年至是始受而不辭乾隆四年冬其父惕廬至京師生以告曰吾父茲來蓋以察鋐守官之志行又念漳浦師沒未知所學於先生者何似也翼日君過余氣肅而容安語無枝葉自是益有意於其人將歸鋐請曰吾父願得贈言以不虛此行惟鋐亦望先生為揭父師勗厲之心以為此生之銜勤也昔曾子論大孝尊親其實在國人稱願以為君子之子是謂成其親之名以俗觀之則君之所以教與鋐之所以承者已足為鄉人

所稱顧矣然欲得此於海内之士君子則必重自砥礪要以終身而後可定焉至百世以下使人推原於所生必曠世一見之人振古以來可指數也由是言之鋐將無負於余與閒之之所期則如賓實諸君子而可矣欲盡尊親之道而遠希曾子之所云則其事葢未有終極也君家閩粤竟世為諸生潛德隱行余無從而得之凡為人子者莫不欲歸美於其親鋐所稱亦未可徵引第君之來也將以察鋐守官之志行則所以自檢其身者

必嚴矣以余為羣士所背馳而獨信余言之無棄則其胸中必確乎有主而不隨時為俯仰即此可以定鉉之祈嚮矣故於其歸也遂見於文俾其鄉人及海内士君子異日皆有考於余言

送官庶常覲省序

始子叩吾廬欲為弟子而吾辭之堅非相外也計將為講誦之師則衰疾多事無日力以副所求將有進於是者則吾身之未有而又何師焉及再三云則不復辭以

竊子之心神若誠有志於謀道者吾身雖不逮倘誦其所聞而得能者吾志猶有寄焉古人之教且學也內以事其身心而外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二者皆人道之實也自記誦詞章之學興而二者為之虛矣自科舉之學興而記誦詞章亦益陋矣蓋自束髮受書固曰徼科舉吾無事於學也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科舉之知及其既得則以為學之事終而自是可以慰吾學之勤享吾學之報矣嗚呼學至於此而世安得不以儒為詬

病乎今子得館選未數月而告歸省母是子知學以得身而識所祈嚮也雖然所以務學之根源辨之尤不可以不審將以為名則自致於父母兄弟者皆以見美於人而賊吾之本心將以既其實則所以備天下國家之用者皆吾性命之理而不可以苟遺也自省自克于二者之間而防其心之偷乃百行之源學者之始事也予之歸也果能專篤以屬所學深固以植其行俾泉漳之間後起者以為表的則吾與子之為師為弟子所關不

細若曰吾既有所得以為親榮可以優游而卒歲矣則
皇皇焉欲自得師義焉取哉吾平生非久故相親者未
嘗假以文懼吾言之不實也而特表子王父之墓葢粗
得其畧於所治武强之士民又將慊子之志而因以相
砥淬耳然記不云乎大孝尊親使國人稱願然曰幸哉
有子如此是乃君子之所謂孝也子能用吾之言以成
其身則所以樂其親而榮其祖者大矣於其歸也申以
勗之

送吳東巖序

康熙乙未仲春吾友東巖南歸過余為别將行曰予不能歸吾不能復來兹為永訣矣因相持嗷然而哭不能自抑也憶癸酉丙子間余試京兆則聞世胄以學行重朋齒者三人曰歙縣吳東巖山陽劉紫函寶應喬介于而三人者皆與余一見如舊識紫函介于號為能時文而東巖兼治古文或謂古之道不宜於時東巖弗顧也每榜後羣士舉積學而上壅者與茍得者相提而論以

病有司之枉此三人必在所計數然其後二十餘年更八九舉而卒無一得者焉丙子後介于㭗余授經於寶應因往來淮揚間而東巖適授經于廣陵故余中歲與三人相見日為多自余遘難介于省余於金陵及出刑部獄復再至京師而東巖亦至回思少壯游從燕市時不獨二君子以憐余而余亦以憐二君子介于之歸也余懭然若無所依而今東巖復長往將何以處余乎東巖歸將道淮以至于揚其以余之狀語紫函而為叩介

于尚能北來以慰余之索居否也

贈介菴上人序

佛之徒而儒行者曰介庵雲南昆明人從其本師蘭谷至京師蘭谷閉門學易絶人事者十餘年獨時就余講問經義介菴侍側其意所向無纖微不先得者余嘗就其涵匽修潔如小齋叩所以則下通水流躬盪滌日日而新之蘭谷之卒也以腹疾困床褥無晷刻之寧凡五旬有七日介菴面若非人期年之後深墨之色始少變

而未復其常余自反所以奉吾親不能如是之誠壹也蘭谷之書歲時必易稿介菴隨手録所增芟皆能默識雞鳴而起端誦尚書毛詩莊屈左馬之文夜分不輟而拚掃炊烹以事其師者細大無遺余學於父兄未嘗有師而承師務學如是其篤專者所見亦甚罕也嘗勸介菴宜畜髮反爲儒喟然曰吾師早見及此矣某始冠予千金命之淮南定居於其鄉（蘭谷如皋人薙髮於雲南）立室家爲視先人冢墓曰吾已自誤不可更誤人時某以師年已至

不忍離今長矣懼以家自累而學與行終無所成為天下笑且某幸有兄弟之子以續吾宗此身得寬然天壤間百事不問而獨從所好苟再誤悔其可追介菴楷隸書數十年少倫比鐫篆為時所珍其持身交友遠於流俗者非一端而余獨標其志行以覺吾子姓兼示儒衣冠號為孔氏之徒而行則背之者

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

苞聞古之學術道者將以成其身也孔子語曾子所謂

大孝尊親者使國人稱願皆曰君子之子也自科舉之法行士登甲科則父母國人皆曰其名成矣所謂顯揚莫大於是矣人心蔽陷於此者葢千有餘年吾師宛平高公少時遭家震𢡖太公倅某縣以事戍黑龍江世父命公守市肆公且市且讀書卒成進士入翰林上書求代戍諸通政司都察院皆不能達會贖罪例開乃涕泣告請於師友卒贖太公以歸祖母段太孺人年九十母子重見又六年始考終及公視學江南太公太母猶逮

養都人士莫不歎羨自世俗言之則公之名既成即君子觀之事父母亦可謂能竭其力者矣然余觀北宋丞相富公節義功烈與韓魏公相匹而眉山蘇洵上書謂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今公為文學侍從之官嘗主鄉試視學政不失士心亦守官者之常余居門下數年竊懼公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也康熙壬申公自翰林改官京卿會强仕之期故舉蘇洵告富公者以為壽

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以文為壽明之人始有之然其知體要者尚能擇其人之可而不妄為而壽其親者亦必擇其人之可而後往求今之人則不然其所求必時之顯人而其文則傭之村師幕賓無擇也其所稱則男女之美行皆備而不可缺一焉而族姻子姓之瑣瑣者並著於篇夫古之良史其紀事也直而辭簡而不汙雖帝王將相豪傑賢人所著多者不過數事而況鄉曲之人閨中之女婦乎言孝

者稱舜與曾閔非他聖賢之不必然也人之行或遭變以抵其極而稱人者必舉其尤以見異也且古人之事其親可以致隆者無弗致也而善與惡則不敢誣惡之可掩者掩之而已其身所絶無之善則不敢虚加焉古人之於友求無不應也而稱其善以著於後則不敢過蓋以善之未有者虚加於親則為不誠於其親稱人之善而過其實則其文無以信今而傳後非知道之深豈能無惑於此與張君自趋余所見事也太夫人七十命

余以文叩所以爲文者而張君曰吾母之壯也事皆聽於吾父既老而吾長焉皆女婦之常耳獨不喜吾應舉求仕此吾所以無汲汲干進之心也噫張君非事親之誠知道之深而能爲是言與即夫人之賢可知矣古之遭變而見稱者非其人之願也當其常則務道之盡而無爲名焉周之初后夫人之德著於詩者皆女婦之常也其所以傳者葢將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以化天下而爲聲教焉虞夏以前女婦之賢聖者衆矣豈是之不能

盡與而無傳焉者務道之盡而無為名也夫人處常而不務為名即道之盡可知矣所不喜於張君者以道之盡責張君也張君歸誦吾言以稱觴於堂吾知夫人必忻然而樂也

李母馬孺人八十壽序

自周以前女婦之傳者多以德秦漢以後多以節與才而最幸者莫若以子之賢古之時女教修明婦人之有德者衆矣而易詩書春秋所稱非后夫人則帝王公侯

之女婦也然則有德而無聞焉者多矣其以節與才顯必所遭有大不幸者然自北宋以後十室之邑著貞烈者必有數人焉其鄉里之人有稍遠而不知其名氏者矣而以子之賢傳者炳然可計數也然則為人子而能以其母傳尤孝之大者與抑吾觀自古才知功名之士其父母不必盡賢者有之矣而學士真儒不獨父多賢母亦多賢以世所聞類所不聞概乎其不與也豈非氣禀之相承實與夫雜揉者異與燕之南有賢人焉曰李塨剛

主其父孝慤先生與博野顔習齋號北方之學者其生母馬孺人孝慤之側室也事嫡如母嫡馬孺人愛之如同生孝慤之母倚之過於羣子婦始吾見塨之賢而幸其能以孺人顯也及悉於孺人之事而後知孺人之賢實有以啟塨焉塨所學非一世之業也孺人之賢益將歷久彌彰而為後世所計數焉以視夫凡婦人之壽者異矣歲秋八月孺人八十塨來乞言因稱此為孺人壽而又以使塨益自勵也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吾友胡君錫疇於其母潘夫人六十時請余文述其志節與教諸孫者以壽余曰非古也有暇則傳以詳之丁酉春錫疇北試京兆曰以吾母教余兄弟之勤終不能不惓惓於此故承命以來其秋果得舉冬十有二月請余曰獻歲正月吾母七十矣將使仲弟西章歸為壽子姑以一言先之可乎余觀書傳所記富貴顯榮之人其生也不擇其世者有之矣若賢人君子則非獨其世隆

也亦兼禀於母德焉自吾與錫祭遊而意其將為賢人也及詳其先世及母夫人之志節而益信其終有立也然錫祭近五十矣其學與行置之衆人之中雖有異焉而迫於羇窮不能直推而前以躪古人之迹者多矣夫人之以科目望錫祭葢祖若父及胡氏之先皆自於此故結於習見而不能不以此為重也今錫祭既有得焉以慰其親斯足矣若假道於此以求為富貴顯榮之人則夫人前之所以敎者豈其然哉繼自今錫祭舍是而

務其遠者大者則其無曠先緒而顯夫人之志節有什百於此者矣西章歸其稱是以爲壽

蔣母七十壽序

康熙五十二年七月余在塞垣友人蔣錫震自京師以書來曰吾母七十矣吾少孤家貧母撫且教以至於今艱難可無述而知也子爲文以壽可乎余少讀戴記見先王制禮所以致厚於妻者視諸父昆弟而毎隆焉疑而不解也既長受室然後知父母之安否家人之睽睢

實由之又見戚黨間或遭大故遺孤襁褓其宗祀與家聲皆係於女子之一身而諸父昆弟有不可如何者然後知先王制禮乃述天理以示人而非世俗之淺意所可測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是三者賢人君子之所難乃委巷之女子一入室而義當以此責之其責之也專以嚴則禮之敢不重歟夫婦人尚志節固已而立孤尤難能食之而不能教非所謂可託也又或煢獨無依則紀衣食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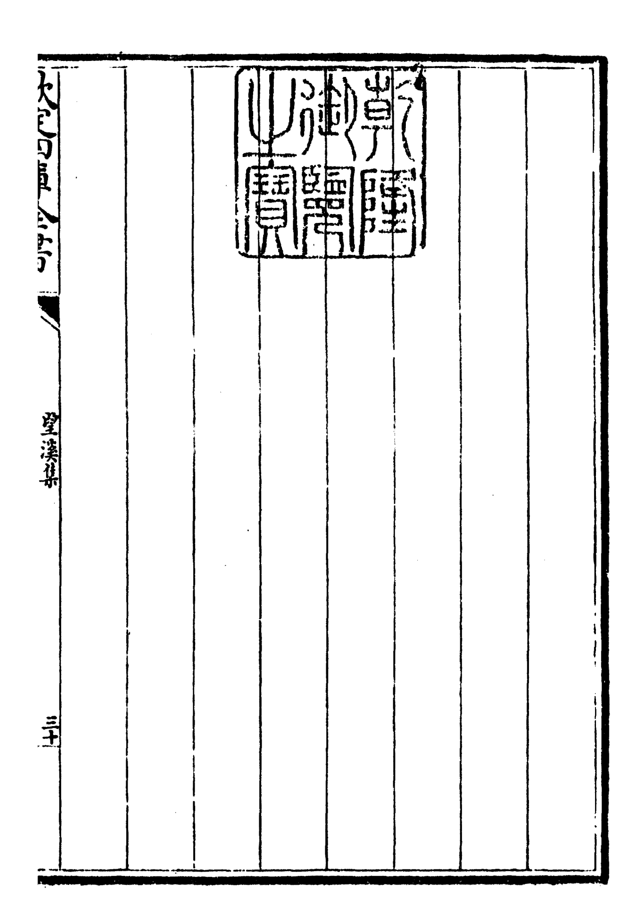
門戸其難有過于寄百里之命者若太夫人於蔣氏信可謂艱貞而無負於寄託矣以余所見婦人著志節者賦命多蹇子姓成立者希蓋造物者既以節顯其身他福祥或不能兼與而太夫人獲天祐康寧壽考錫震戍進士從容色養鄉里傳為美談閨門之内闡而興感於女教所關不細因書遺錫震以慰其親且使衆著于先王之禮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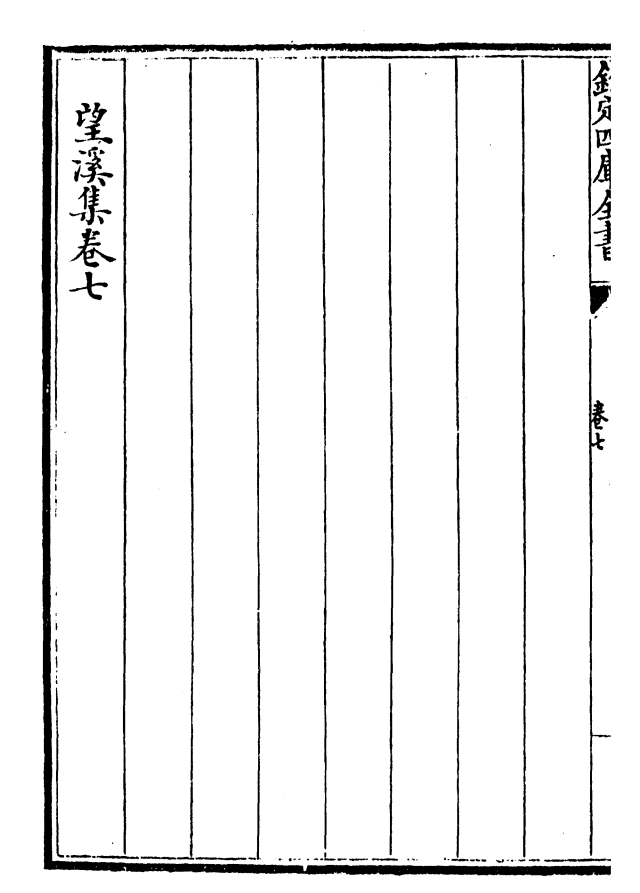
汪孺人六十壽序

昔先王之制夫婦之禮也其合離厚薄一視其所以事父母而已己之私不與焉故婦順成内和而家理以衆人觀之事淺而情暱莫如夫婦之居室矣而婚禮之樂歌曰德音來括又曰令德來教其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君子所望于賢師友而不可必得者而以責于始入室之婦人詩人豈故迂其義哉葢不如此不足以盡夫婦之理而爲人倫之極也杕杜之三章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男女睽隔不自言其傷而獨以憂其舅姑

為大慼女子之志行如此豈非所謂髙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者與吾友曹晉袁少孤貧客遊授經以養其母近三十年其妻汪孺人能喻其志曲折致忠養不異于晉袁而太夫人以忘其憂晉袁兄弟七人皆同居有得于外孫者𤼵者先取足焉孺人布衣糲食常不充晉袁間語孺人曰吾久客雖以養顧亦使𤼵知有夫者常獨居無懊恨耳孺人自是恩禮有加而𤼵者以忘其苦太夫人之終也晉袁適遠遊孺人久弱足匍匐在視太夫

人執其手大號痛哀動左右晉袁性剛直治家素嚴于妻子淡如也至是慼孺人誠孝相敬愛老而彌篤益晉袁之刑于妻與孺人之順于姑而宜其家人者按之古者夫婦之禮可謂合矣已亥季夏孺人六十其子恆占將請余文歸壽其母而晉袁數止之益知余之艱于文尤病以文為壽之非古也而其子卒固以請余嘉孺人之行幾近于詩人之所云而傳其事將有裨于女教于是乎書


乾隆御覽之寶



望溪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望溪集卷八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徳

謄録監生臣丁瑞麟

望溪集卷八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記

別建曾子祠記

雍正三年春苞赴京師道濟寧諸暨楊三炯以兖郡丞督漕駐此云始到官寓署之西偏葢曾子故居也聽事處即正廟前吏者遷主於西城樓而宅之又於隙地治

燕私之齋余將就其址構數楹迎主歸定祀且延師召諸生講誦於此俾衆著於先賢之遺蹟而不敢廢焉舍故廟而别祠恐後之人狃於前事而不能保也秋九月以書來請記曰工訖矣余嘗謂道一而已而聖賢代興其操行之要與所示學者入德之方則必有為前聖所未發者詩書易禮深微奥博非積學者不能徧觀而驟入也至孔子則所言皆平近顯易夫人可知而六經之旨備焉至曽子傳大學揭慎獨之義俾學者隨事觸物

而不容自欺所以直指人心道心之分而開孟子所謂幾希之端緒乃前之聖人所未發也其自稱曰吾日三省吾身即慎獨之見於操行之實者耳夫見廟而思敬過墓而知哀苟有人心者莫不然况入先賢之宫而有漠然無所興起者乎諸生誠切究夫省身慎獨之義則知功利之溺心詞章之蠹學而慨然有志於遠且大者而後之吏者自惟燕私之居則務廣而無窮而先賢祀享諸生講誦之地盡取而不留一區其必有不得於心

者矣此三峒之志也江南後學方苞記

絃歌臺記代

陳州城外西南隅相傳孔子絶糧處舊有祠曰阨臺明嘉靖中廵按御史某更名絃歌祠屢修屢廢客以告余因遣人鳩工飭材營葺俾復其舊經始於康熙五十一年某月某日告訖於次年某月某日州之人士備述其川原林麓之勝因董役者以請記於余余思之經旬而未得所以為言之義焉將陳夫子之德與道與則乾坤

之容日月之光不可繪畫且語之至者已備於前賢矣將謂茲臺為邑人所瞻仰與則今天下郡州縣學皆有夫子廟堂過者不戒而肅恭亦不係乎茲臺之存毀至於川原林麓之觀又不足道也是役也特以至聖遺蹟所留有以告者則不得任其終圯故第書所緣起以及畢工之月日云

重建陽明祠堂記

自余有聞見百數十年間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三人

曰定興鹿太常容城孫徵君睢州湯文正其學皆以陽明王氏為宗鄙儒膚學或勦程朱之緒言漫詆陽明以釣聲名而逐勢利故余於平生共學之友窮在下者則要以默識躬行達而有特操者則勗以睢州之志事而毋標講學宗指金陵西華門外舊有陽明書院不知廢自何年講堂學舍周垣盡毀其餘屋圍者居之繚以廁匽欲聲其罪則其人已亡欲復其舊則費無所出乾隆十一年貴州布政使安州陳公調移安徽過余北山偶

言及此遂議興復逾歲五月告成屬記之葢公乃余素
以睢州志事相最者其尊人鳴九先生承忠節徵君之
學為教於鄉國故公於茲祠成之如此其速也嗟乎貿
儒耳食亦知陽明氏揭良知以為教之本指乎有明開
國以來淳朴之士風至天順之初而一變葢由三楊忠
衰於爵禄以致天子之操柄閣部之事權陰為王振汪
直輩所奪而王文萬安首附中官竊據政府忠良斥廷
杖開士大夫之務進取者漸失其羞惡是非之本心而

輕自陷於不仁不義陽明氏目擊而心傷以為人苟失其本心則聰明入於機變學問助其文深不若固守其良知尚不至梏亡而不遠於禽獸至天啟中魏黨肆毒欲盡善人之類太常徵君目擊而心傷且身急楊左之難故於陽明之說直指人心者重有所感發而欲與學者共明之然則此邦人士升斯堂者宜思陽明之節義勲猷忠節徵君文正之志事為何如而已之日有孜孜者為何事則有内愧而寢食無以自安者矣又思陽明

之門如龍溪心齋有過言畸行而未聞其變詐以趨權勢也再傳以後或流於禪寂而未聞其貪鄙以毀廉隅也若口誦程朱而私取所求乃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與穿窬為類者陽明氏之徒且羞與為伍是則陳公重建茲祠之本志也夫郡志載前輩焦弱侯重脩書院記略云創建者海門周公時攝京兆厥後與參黃公嗣事乃成之今茲重建費大於作始公惟不詰屋與地私相授受之由而官贖之價從其柢鳩工庀材並出祿賜邑侯

海寧許君助之屬役於紳士不由胥吏故不日而事集經始於乾隆十一年季冬訖工于十二年仲夏望溪方苞記

鹿忠節公祠堂記

定興鹿忠節公致命於城西北隅邑人就其地為祠曽孫某葺之列樹增舍俾子孫暨鄉人志公之學者得就而講習焉余嘗謂自陽明氏作程朱相傳之統緒幾為所奪然竊怪親及其門者多猖狂無忌而自明之季以

至於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事功振拔於一時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昔孔子以學之不講為憂蓋匪是則無以自治其身心而遷奪於外物陽明氏所自別於程朱者特從入之徑塗耳至忠孝之大原與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則豈有二哉方其志節事功赫然震動乎宇宙一時急名譽者多依託焉以自炫故末流之失重累所師承迨其身既歿世既遠則依託以為名者無所取之矣凡讀其書慕其

志節事功而興起者乃病俗學之陋而誠以治其身心者也故其所成就皆卓然不類於恒人吾聞忠節公之少也即以聖賢為必可企而所從入則自陽明氏觀其佐孫高陽及急楊左諸公之難其於陽明氏之志節事功信可無愧矣終則致命遂志成孝與忠雖程朱處此亦無以易公之義也用此知學者果以學之講為自事其身心即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為聖賢之徒若夫用程朱之緒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之學

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公之生平耿著於天壤葢無俟於余言故獨著其所以為學之指意使學者知所事而用自循省焉是則公之志也夫

修復雙峯書院記

容城孫徵君明季嘗避難於易州之西山學者就其故宅為雙峯書院其後徵君遷河南生徒散去為土人侵據其曾孫用楨訟之累年始克修復而請余記之余觀明至熹宗時國將亡而政教之仆也久矣而士氣之盛

昌則自東漢以來未之有也方逆奄魏忠賢之熾也楊左諸賢首罹其鋒前者靡爛而後者踵至焉楊左之難先生與其友出萬死以赴之及先生避亂山谷間生徒朋遊棄家而相保者比比也嗚呼諸君子之所為雖不能無過於中而當是時禮義之結於人心者可不謂深且固與其上之教下之學所以緼蒸而致此者豈一朝一夕之故與夫晚明之事猶不足異也當靖難兵起國乃新造耳而一時朝士及閭閻之布衣舍生取義與日

月爭光者不可勝數也嘗歎五季搢紳之士視亡國易君若鄰之喪其雞犬漠然無動於中及觀其上之所以遇下而後知無怪其然也彼於將相大臣所以毀其廉耻者或甚於臧獲則賢者不出於其間而茍妄之徒毋面汙行而不知愧固其理矣明之興也高皇帝之馭吏也嚴而待士也忠其養之也厚其禮之也重其任之也專有不用命而自背所學者雖以峻法加焉而不害於士氣之伸也故能以數年之間肇修人紀而使之勃興

於禮義如此由是觀之教化之張弛其於人國輕重何如也余因論先生之遺事而并及於有明一代之風教使學者升先生之堂思其人論其世而慨然於士之所當自厲者至其山川之形勢堂舍之規輿作之程則槩畧而不道云

仁和湯氏義田記

仁和湯少宰西涯置義田如干畝以贍其族人式法一取之吳郡范氏少宰卒於京師其子學基將御匶以歸

請余記之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先儒嘗歎宗法不行則民俗無由淳國勢無由固然其所以不行者有說焉古之時大功同財而有祿者必仁其族其平時飢寒相恤死病相救故有事則聚族而謀犯難去國以其族行而莫之敢貳也自秦人子壯出分後世沿以爲俗期之兄弟能不異居與財者鮮矣故士大夫家累鉅萬其親屬或不蒙其潤澤況族人乎是以平居相視如途人甚則號呶詬誶而莫之能禦吳楚閩越山澤鄉邑

之間族聚者常千百人而宗法無一能行此之故也余嘗至吳郡閶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於廟則祖父行俛首而聽命過愆辨訟皆於家廟治之故范氏之子孫越數百年無受罰於公庭者葢以文正置義田貧者皆賴以養故教法可得而行也嗟乎世之厚自封殖者徒以私其子孫耳然易世以後貲以悖出而子孫無一攏之植者多矣文正置義田以贍其族也而子孫享之者垂七百年天道人事之類應而不忒如此不可為愚者之

烱鑒哉少宰家無贏餘所遺於子若孫者尚不及義田之半可謂能厚其本根者矣學基請記其事豈惟揚父之美亦欲其族人羣相勗於范氏之家法也

遊豐臺記

豐臺去京城十里而近居民以蒔花爲業芍藥尤盛花時都人士羣往遊焉余六至京師未得一造觀戊戌夏四月將赴塞門而寓安之上黨過其寓爲别曰盍爲豐臺之遊遂告嘉定張樸村金壇王篛林余宗弟文輈門

生劉師向共載以行其地最盛者稱王氏園扃閉不得入周覽旁舍於籬落間見蓓蕾數畦從者曰止此矣問之土人初植時平原如掌千畝相連五色間厠所以為異觀也其後居人漸多各為垣牆籬落以限隅之樹木叢生花雖繁隱而不見遊者特艷其昔之所聞而紛然來集耳因就道旁老樹席地坐久之始得圃者宅後小亭而憩休焉少長不序臥起坐立惟所便人暢所欲言舉酒相屬向夕猶不能歸葢余數年中未有讌遊若此

之適者念平生鈍直寡諧相知深者二十年來凋零過半其存者諸君子居其半矣諸君子仕隱遊學各異趨而次第來會於此多者數年少亦歷歲移時豈非事之難期而可幸者乎然寓安之行也以旬日為期矣其官罷而將歸者文翰也事畢而欲歸者樸村也守選而將出者劉生也惟篛林當官而行且告歸計明年花時滯留於此者惟余獨耳豈惟余之衰疾羈孤此樂難再即諸君子踪跡乖分栖託異向雖山川景物之勝什百於

斯而者𠬝故人天涯羣聚歡然握手如兹遊者恐亦未可多覯也因各述以詩而余為之記云

記尋大龍湫瀑布

八月望前一日入鴈蕩按圖記以求名蹟則蕪沒者十之七矣訪於衆僧咸曰其始闢者皆畸人也庸者繼之或標田宅以便其私不則苦幽寂去而之他故蹊徑可尋者希過華嚴飽粥率衆登探石龍鼻流處余止山下或曰龍湫尚可至也遂宿能仁寺詰旦輿者同聲以險

遠辭余曰姑往焉倏不可即而去之何傷沿澗行三里而近絶無險艱至龍湫菴僧他出樵者指道所由又前半里許蔓草被徑輿者曰此中皆毒蛇貍蟲遭之重則死輕則傷悵然而返則老僧在門問故笑曰安有行二千里相距咫尺至崖而反者吾為子先路持小竿僕李吉隨之經蒙茸則手披足蹈輿者坦步里許徑少窄委輿於地曰過此則山勢陡仄決不能前矣僧曰子毋惑惟余足跡是瞻鮑甥牽引越數十步則蔓草漸稀道坦

乎望見瀑布又前列坐巖下移時乃歸輿者安坐於草間並作鄉語怨詈老僧曰彼自𢢀其明而徵吾輩之謳必衆辱之嗟乎先王之道之榛蕪久矣衆皆以遠迹為難而不知苟有識道者為之先實近且易也孔孟程朱皆困於衆厮輿而時君不寤豈不惜哉夫輿者之謳即暴於過客不能譴呵而創懲之也而懷怒蓄怨至此况小人毒正側目於君子之道以為不利於其私者哉此嚴光管寧之儔所以匿跡銷聲而不敢以身試也

題天姥寺壁

癸亥仲秋余尋醫浙東鮑㟧孔巡從行抵嵊縣登陸問天姥山肩輿者曰小邱耳無可觀者但山下有古樹介寺基與園圃之間園者將薪之僧以質於官不能辨也雷破而中分之木身煨燼者十之七自上科至下根斬然離絶近三尺其旁之依皮而存者僅矣而枝葉蔚然於今數百年至山下果如所云即而視其樹則中焦者可不而驗也鮑㟧曰噫咄哉李白之詩乃不若輿夫之

言之信乎余曰詩所云乃夢中所見非妄也然即此知觀物之要矣天下事必見之而後知行之而後難凡以意度想像而自謂有得者如趙括之言兵殷浩之志恢復近世浮慕陸王者之談性命皆夢中語也而昧者多信為誠然若目擊而心通或實有師承則人雖微其言不可忽如臨清老人之分河流蜀木工之解未濟是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吉凶倚伏顛倒大化中當其時不自覺也惟達者乃能見微而審所處假而兹樹非殘於

雷火必終歸於薪爨是震而焚之乃天所以善全其生而使之愈遠而彌存也鮑塄曰斯言也不可棄遂書於壁使覽者觸類而得其所求思焉

遊雁蕩記

癸亥仲秋望前一日入雁山越二日而反古蹟多榛蕪不可登探而山容壁色則前此目見者所未有也鮑塄孔巡曰盍記之余曰茲山不可記也永柳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謫居幽尋以送日月故曲盡其形容

若兹山則浙東西山海所蟠結幽奇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其肖似則山容壁色乃號爲名山者之所同無以别其爲兹山之巉鑿也而余之獨得於兹山者則有二焉前此所見如皖桐之浮山金陵之攝山臨安之飛來峰其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辭如瘡痏黶然而入人目而兹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葢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

即至亦不能久留搆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剥鑿也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兹山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静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慮絶百慮冥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察於此二者則修士守身涉世之學聖賢成已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見矣

封氏園觀古松記

封氏園盤松偃臥如蓋南北隤蘖隱可半畝為京師古蹟

而余獨未嘗見康熙壬寅秋寓安將南歸邀余及若霖同往時餘暑未退遊者雜至壺觴交譁余三人就陰坐井欄移時然後去雍正元年癸卯冬寓安復至京師踰年二月將歸曰吾十至京師蹉跎竟世曩吾之歸不謂其復來也今吾之來不謂其復歸也獨幸與古松得再見耳時新知又得舒君子展而若霖改官吏部無餘閑期以二月既望先後集松下余與寓安子展前至林空無人布席列几案坐臥及飲酒疎數惟所便拾誦九歌

樂府古辭日入星見而若霖不至翼日相期再往則薄暮矣甫至厲風起遽登車歸飲於子展氏坐方定而風止莊周云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以一日之遊而天時人事不可期必如此况人之生遭遇萬變能各得其意之所祈嚮耶余始見茲松惟南枝色微黄餘皆鬱然及再過而瘁傷者幾半雖生意未盡非完松矣茲松之植也五百餘年其榮枯乃在間歲中而余適見之豈其蹟之將湮而神者俾借吾輩之遊

以傳於後耶見於文所以志玆松之遭遇以為不幸中之幸也

金陵會館記

京師之有會館乃鄉先生建立以便後進之肄成均試京兆禮部守選於吏部者自明以來雖小郡邑選舉者稍衆必爭為之而金陵無有康熙二十二年羅大理集衆力建館於正陽門之東以為仕者商者歲時聚會之所門堂外羣室不過數區赴公車者暫止而不可久留

吾友宥函既成進士欲别建焉而力不逮也雍正五年春告余曰鄉人某有故宅在城西南捐以為館雖修治不易然其基立矣因勤以為已任踰年宥函自翰林簡臺中尋以老疾告歸而館之工役粗畢又市宅後棄地垣而合諸館以待繼事者之恢拓焉夫金陵為東南大都會數百年以來鄉先生之貴盛者不少矣宥函起寒素官文學清要為日甚近而能就此以斯知事之集惟其志之確不惟其力之強又以見任事者果能設誠以

為之倡自有以感人心之同而成所務也宥函以作始之艱慮其久而隳乃集衆議凡應舉及守選者入居皆量資完葺其貴盛者則無問入居與否必重有所出以待修治恢拓之大用公定條例以屬館人而出入則士大夫共稽之夫凡物之情方其作始多畏難惜力而曰非吾一人任也及安受其成則又以謂吾直寄焉而不復為之計久長此凡事所以難成而易敗也凡會於斯者皆吾儕之將出任國事以為民依者也果能以宥函

之心為心則豈獨玆館之不廢哉其當官守道必有以異於比俗之人矣

築子嬰隄記

自三楚吳越之漕皆由江溯淮以入於河而兖豫諸水之下流復會於河淮淮南諸州數困於水而秦郵與寶應最劇寶應之田汙下近湖者為積水所陷十有六七惟漕河之東附隄地稍高邑仰食焉而緣隄故有含洞時蓄洩以便漕河水暴上則隄下之民被災尤劇有將

雞刈而沉沒無遺者焉於是邑民於隄外更築隄東內隄洩流以歸湖而界首之東有隄曰子嬰爲大歲丙子淮南諸州大水邑人已重困其明年七月禾將登而甚雨驟至子嬰隄潰潰之夕邑士大夫之醼者罷商旅之行者止鄉邑之民往來號呼者聲塡於道也於是張侯以夜半冒風雨至隄上相度形勢爲書告沿河長官請閉合洞數日使民得修隄而淫雨連月不止隄數築數潰而隄下之禾盡沒其冬邑大饑下郡粟猶不足以振

焉又明年為今戊寅隄下之民以禾沒築費無所更不敢復言修隄事張侯名之曰方秋時水潦降含洞開工費而築不堅今築以春勞費不及半而計其功當倍徙乃官市隄下田數頃益拓其故址為籍屬隄下占田者徵役千二百身行築者經始於二月朔後六日歷三旬隄成邑人熹如既有年余閒鄭宋之間連數百里往往為廢墟古者用彈丸之地兵車玉帛四出而不匱益人私其土而無遺利也自郡縣法行吏視其官如傳舍川

澮田疇不治災患不謀則土利多廢而民生蹙有治民事甚於民之急其私如張侯者不可沒也已時余客淮南邑人請書其事遂記之

重建潤州鶴林寺記

余少遊名山入古寺見佛相肅拜之禮亦不敢施而羇窮遠遊及難後多與學佛者往還乃悟退之之親大顛永叔求天下奇士不得而有取於秘演惟儼輩良有以也亡友劉古塘云佛之理吾不信而竊喜其教絶婚宦

公貧財布衣蔬食隨地可安士之蕭散孤介而不欲違其本心者往往匿跡於其中故朱子亦嘗謂彼家有人歙州程生鍙少從余遊生生長素封之家而倜儻少俗情早歳成進士歴官兵部郎中會

世宗憲皇帝董正吏治𠡠立會考府擢領司事時生年方壯兄弟衆多母夫人壽始及耆而告歸色養二十餘年不出以至母夫人之終而生老矣生家淮陰侍母不敢旬日違離時遊金焦北固尋蘇子瞻米南宫遺蹟得

徹機上人於黃鶴寺故址荒原破屋中葢寺燬於康熙五十餘年殿宇蕩然僅存傾圯小樓三間徹機自幽燕南遊支柱而棲之志在興復程生感焉次第修築數年殿宇門廡寮房齋厨畧具乾隆丁卯余年八十首夏生趣余為金焦之遊留襆被寺中葢知余少壯遠遊不得在二親側三十年來恒宿外寢生辰令節必避居郊原野寺不受子孫觴酌也將歸生言必得余為之記始饜徹機之志葢以佛之徒有見於前賢之記序者其名常

不沒於學士大夫之耳也次年五月余與生送故人於瓜渚徹機帥其徒渉江就余窺其意欲得余文甚迫而口不言余動於其誠又回憶平生悲憂危蹙未有從容山水間身心中一無繫累如往歲之遊者不可以不識也寺在潤州南門外黃鶴山下本東晉時竹林寺相傳宋武帝微時經過有黃鶴翼蔽之祥土人遂以名其寺與其山唐初馬玄素禪師發名于此一燬於唐末薛朗劉浩之亂再燬於明永樂中今兹三燬而重建工畢於

乾隆十有二年季春其東偏予瞻竹院生猶將嗣事焉

六月朔日望溪方苞記

重修清涼寺記

先兄嘗言自明中葉儒者多潛遁於釋而釋者又為和通之説以就之於是儒釋之道混然儒而遁於釋者多猖狂妄行釋而慕乎儒者多温雅可近余行天下每以是陰辨儒釋而擇其可交者雍正二年請假歸葬卜兆未定不敢即私室寓北山僧舍會黄山老僧中州率其

徒來居清涼寺數與往還中州之來踰月而寺火惟存西北隅小屋三四間嘗謂余曰造物者蓋以新之責老僧也俟其成公必記之及乾隆七年余歸里更往觀焉則盡復其故而煥然新中州博學工詩賦所至薦紳富商爭湊之故興之如此其易也其徒燭淵緯林嗣守之亦以文學爲學佛者倡每相見必舉前語索記又五年丙寅夏六月望後五日余疾作夜不能寐偶憶先兄語晨起而記之以釋諸責且以示學儒者慎毋陷逌於釋

獨宜念其能篤信師説以興作艱重為巳任而卒以有成吾儕對之宜有愧色也其肇工落成之日月用財之凡數樂輸者之姓名二僧自記之以列碑陰可矣

良鄉縣崗窪村新建通濟橋碑記

沛上人初至京師居　禁城西華門外道旁小菴遂與其地為禪林

敕賜靜默寺一時王公貴人多與之遊康熙六十一年余充　武英殿修書總裁託宿寺中與之語窺其志趨

乃遊方之外而不忘用世者遂奄留旬月自是為眠好上人本師在安肅又嘗興壽因寺於良鄉每經崗窪村閒行旅涉河之艱偶見車僨馬傷遂竭資聚建石橋石工别耗之功不就久之郡丞經過汜詢而得其情將詰治乃獲訖工時雍正三年三月也越十年而請余為碑記余嘗見上人居母與兄之喪沉痛幽默雖吾黨務質行者無以過也營田之興庸吏建閘障水於安肅之瀑河每歲伏秋流漂數十里村落阻饑上人見往來寺中

者輒指畫形勢及土人蕩析離居狀語閘於河督顧公奏復其舊内府有疑獄大小司寇奉
命讞決衆會於寺以待事中有以深刻為能者上人危言以怵之閘者莫不變色易容噫使夫人而有官守其急民病直言抗節當如何朱子嘗病吾道之衰而歎佛之徒為有人其有以也夫兹橋去京城四十里而近乃冠蓋往來之衝故志上人成此之艱并及其志行俾儒之徒過此而寓目者有以觀省而自矜奮焉乾隆二年

八月望溪方苞記

傳

孫徵君傳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也少倜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強以仕年十七舉萬歷二十八年順天鄉試先是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海內士大夫立名義者多附焉及天啟初逆奄魏忠賢得政叨穢者爭出其門而目東林諸

君子為黨由是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繆昌期次第死厰獄禍及親黨而奇逢獨與定興鹿正張果中傾身為之諸公卒賴以歸骨世所傳范陽三烈士也方是時孫承宗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經略薊遼奇逢之友歸安茅元儀及鹿正之子善繼皆在幕府奇逢容上書承宗承宗以軍事疏請入見忠賢大懼繞御床而泣以嚴旨遏承宗於中途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義臺垣及巡撫交薦屢徵不起承宗欲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使

元儀先之奇逢亦不應也其後畿内盜賊數駭容城危
困乃攜家入易州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
家奇逢為教條部署守禦而絃歌不輟入
國朝以國子祭酒徵有司敦趣卒固辭移居新安既而
渡河止蘇門百泉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遂率
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甽所居遂成聚
奇逢始與鹿繼善講學以象山陽明為宗及晚年乃更
和通朱子之說其治身務自刻砥執親之喪率兄弟廬

墓側凡六年人無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與人無町畦雖武夫悍卒工商隷圉野夫牧豎必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者方楊左在難衆皆為奇逢危而忠賢左右皆近畿人夙重奇逢質行無不隂為之地者鼎革後諸公必欲強起奇逢平凉胡廷佐曰人各有志彼自樂處隱就閒何故必令與吾儕一轍乎居夏峰二十有五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而容城與劉因楊繼

盛同祀保定與孫文正承宗鹿忠節善繼並祀學宮天下無知與不知皆稱曰夏峰先生

贊曰先兄百川聞之夏峯之學者徵君嘗語人曰吾始自分與楊左諸賢同命及涉亂離可以犯死者數矣而終無恙是以學貴知命而不惑也徵君論學之書甚具其質行學者譜焉兹故不論而獨著其犖犖大者方高陽孫少師以軍事相屬先生力辭不就衆皆惜之而少師再用再黜訖無成功易所謂介于石不終日者其殆

庶幾耶

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瑶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莱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户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吴越者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吴中

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
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
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
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
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
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
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為具棺椁疾將革
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

親身之椑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説有貳尚存其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冩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沉沒也

四君子傳 并序

余弱冠從先兄百川求友得邑子同寓金陵者曰劉古塘於高淳得張彛歎歸試於皖得古塘之兄北固於宿松得朱字緑辛未遊京師得四人曰宛平王崑繩無錫劉言潔青陽徐詒孫詒孫其志趨之近者則古塘彛歎言潔詒孫也術業之近者則崑繩字緑北固也余生平晲好志趨術業之近與諸君子比者有矣然其年或先後生於余而自有其儕或年相若而交期

則後惟諸君子同時並出而為交皆久且深故世莫不聞癸巳春余出刑部獄信宿金壇王若霖寓齋若霖曰吾與諸公每私議南士之相引為曹而發名於世者其朋有三焉行修而學殖者莫如子之徒其遇之窮而無一得其所者亦莫如子之徒也因屈指死者七人皆賫志也存者三人則余罹於罰古塘中歲遘无妄之災病且聾𢇛歎老而無子相與痛惜者久之後四年丁酉秋偶憶其言作四君子傳先君之殁

也余既為誌銘詒孫北固有哀辭字綠有墓表故弗更著焉

王源字崑繩世為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寧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不可羈東於並世人視之蔑如也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於文章自謂左丘明太史公韓退之外無肯北面者年四十餘以家貧父老始遊京師傭筆墨貴人富家多病

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尚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源以貧無資不能不託跡諸公間而常以自鄙未肯降辭色或極飲大醉嘲謔罵譏中其所忌諱諸公用此陽體貌之而陰擯焉源雖好氣與世參商然内行篤修其兄死句歲中貌若非人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顔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楨兩人而已其於人果有善未嘗不降心晚年與蠡縣李塨遊大悦之遂與師事博野顔習

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隷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虚言也始源慨不快意五十後葬其親遂棄妻子為汗漫之遊至名山廣壑輒淹留踰時忽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惟兄之甥蔣衡視含殮卒之夕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其古文既刻者世多有所著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未刻古文藏於家

劉齊字言潔無錫人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太學方是時崑山徐尚書乾學方以收名後進為已任而為祭酒司業者多出其門海内之士有為尚書所可者其名輒重於太學有為太學所推者則舉京兆進於禮部猶歷階而升鮮有不至者惟齊與其友三數人閉門修業孤立行已意蹭而不悔其後石門吳涵為司業重其學延致於家聲譽赫然公卿間太學嘗取高第教習官學生齊與焉期滿例錄敘於吏部授縣令者十之八為正途授

州佐者十之二為冗雜且底滞無選期自徐尚書罷歸
公卿多欲以收名後進為名者而某為少宰自謂起荒
陬至大僚尤欲擅風雅之譽使人禮先於齊曰吾久知
君可來見必為選首齊謝不往某銜之係籍州佐某由
是叢詬訕而齊望益高或曰將飛者縮翼君自是舉京
兆升禮部益可必矣齊聞即日趣裝歸歸數年竟卒年
四十有七齊性沉毅與人居終日溫溫而退皆嚴憚之
偃臥一室天下士常想望其風采既卒數年江東十郡

之士上言督學使者士有無爵與年而學行可為表儀者二人宜祀於鄉其一齊其一余亡兄百川也始徐尚書執權籍以收召天下士士爭湊之惟齊與其友數人執節不移久之此數人為清議所從出士之蹇拙自負而務立名義者皆宗之雖布衣其重若與公卿相踦自齊歸其友亦次第歸太學生雖有潔已自好者而氣槩不足動人清議遂由是消委云

張自超字彝歎高淳人世居蒼溪少孤課耕奉其母其

族故不蘩而親屬凋盡高祖以下惟一身常自惴視人世所歆羡泊如也為諸生試必冠其曹困舉場幾三十年未嘗有愠色治古文及詩所得皆驚邁而未嘗爭名於時近五十始登甲科而不肯試為吏性明決所不為衆莫能奪所欲為雖困不以自悔其既升於禮部也宗伯韓公裦昌言於朝某宜在上甲自超踵門曰某有母病且衰登上甲必以館職留公當愛人以德試畢歸其母果以是秋殁母疾篤為買妾命入側室泣曰兒方寸

亂矣雖入室不能歡合成子姓天果不絕張氏兒何患無子其後終母喪數年妾終不孕衆乃歎其知命而不惑也高淳故湖壖以圩障水於外而耕其中歲大潦隄潰居人議撤屋材以塞之自超有船直百金曰速毀船以板築隄完大有年衆歸其直終不受平生未嘗入縣治歲連祲死者相籍一日造縣令具陳方畧令夙重之為設飲盡名邑富人富人曰張君吾邑之望所觸助則吾儕視焉自超遂注籍二百金諸富人相視大駭次第

注籍然私料不能辦具也越數日自趨首納金諸富人大屈盡出金為部署活邑人幾半自趨有田二百畝畝六七金披其半索直三之一衆爭購之故得金速也晚歲家日落每取菽麥雜稊稗食之或遺之財終不受鄉人有不善常畏其知年逾六十尚無子鄉人每聚言必以為大慼如凶害之迫於已焉

劉捷字古塘先世懷寧人遷於桐既而流寓金陵其為行篤自信而不牽於衆文亦然始入江寧縣學課試必

壓其儕名日起獨自謂所業弗善也中歲發憤究討經史諸子久之出所為文衆弗善以進於有司則擯焉而私自喜有與同姓名者為江寧學武生大恚鄉里督學卲嗣堯聞其名而未察也捉入試忽命榜笞數十已而知其誤乃置其文四等比郡皆譁無何卲以暴疾卒人皆為捉快而捉前後無幾微動於詞色家甚貧僦屋窮巷無一畝之田以名在天下諸大府常不遠數十里以厚幣招之一語不合則駕而歸無能留者遂寧張公鵬

䎘督學江南招入使院有故人以夜詣揵出千金為其姻家請事揵曰吾不意君以此等人視余其自遠方歸解裝常得數十百金族姻故舊環至視其所急而分給之隨手盡俄而窘空日旰不得食宴如也揵故名家子其祖若宰明崇禎辛未及第第一人同產兄輝祖康熙庚午鄉試舉第一及辛卯揵復舉第一衆議皆謂宋明科目有三試皆第一者今獨無有惟揵可當之而為禮部者獨不喜揵所為文磨勘停一科癸巳秋特行會試將

赴公車會其友方苞以戴名世文集牽連編旗伍檄有司解送妻子北上捷曰吾義不可不偕行至京師試期已過其後病且衰竟未得一與禮部之試

左仁傳

戊子冬十月望後七日余在桐城夜坐左秀起齋中叩其先忠毅公逸事因歎自古忠臣義士遭變底節載在史策不可勝數而發揚震動於後人之耳目者代不數人葢其名之顯晦一視所遇之事大小以為差別而有

不可強者焉至於草野閭巷之人或志與事幾於聖賢之徒竟以居下處幽為衆人所忽而其跡遂泯者葢不可勝道也秀起因歎息作而言曰吾家世居東鄉某嘗至先人居就其長老求吾宗之賢而世莫之知者所稱皆豪有力人某曰非此之謂也曰然則孰為賢曰凡篤於父母兄弟化於妻子信於朋友者皆是也衆曰其然則鄉有愚者其祖遘惡疾家人畏其染也進食飲者皆難之冬夜足苦寒愚者曰我燠之時年十五家人不能

奪也如是者六年果染疾繼其祖以歿某徧問之僅得其世系益忠毅曽孫行而於某遠兄弟也幼名仁字與生卒無聞焉嗚呼當明將亡而逆閹之熾也如溝惡疾近者必染焉忠毅與同難諸君子皆明知爲身災獨不忍君父之寒而甘爲熯足者也世多以仁之類爲愚此振古以來國之所以有瘳者鮮與因書以付秀起俾列家乘以示邑之人

三山林湛傳

國初以嶺表險遠建三藩王以鎮之有識者方隱憂而貧士失職者附之則髙可以釣禄位次亦不失溫飽耀重於鄉閭故爭湊之而三藩王以前明降將叛卒暴起乘非所據貴極富溢又思以好士樂施誑誘遠人而陰以自固耿精忠襲封靖南王大以金帛招致文學士時閩士相推號七才子者多為所羅而尤欲得三山林湛以精忠母族周中書含梅與湛久故稱之尤亟也屢招不至一日忽造門精忠喜體貌而延問焉所對皆不省

何語審問之再三自申列終不可通退而咎相稱引者曰如斯人雖富文術將焉用之康熙甲寅吳三桂反粵閩相應和精忠閉嶺拒

朝命閩中薦紳里居及知名士多汚焉有不至者幽囚困辱終無所遁湛族子鄉貢士焕迫偽命薰兩目僅而得免而湛翛然授徒山中以衆知精忠久不屑意也湛久困諸生亂既平行遊浙東西踰齊魯客燕趙無所合而歸平生忼慷好施雖竟世窮居而親族孤貧喪葬婚

嫁多倚焉與弟成之友愛尤篤及成之為靈臺令使人相迎則寢疾數月矣口授次子書報曰吾平生為弟分憂今弟當分我憂時問疾者遶牀謂將以家累屬成之也既而曰治民事上雖竭精殫慮猶懼不免今不事事而為人所愚實遺垂死之兄憂其後成之卒以此敗湛嘗為水晶宫賦指斥五代時僞閩竊據事將以潛折精忠逆萌故不惜往見及見則口吃語不可通而口素未嘗吃也衆皆不識其何以然及事定乃知禍之閑在不

失言而歎其能决幾於俄頃焉

孫積生傳

孫永慶字積生北直容城人其大父徵君鍾元同產也徵君遷河南兄弟之子多從之永慶大父及父皆諸生童穉曽受小學及從父於河南躬耒耨農作甚力少失母既受室或耕淇源或耕夏峰凡五十年所以養生送死皆身耕妻陳氏紡績之所致也古者秀民皆聚於庠序學校而周公復設司諫之官巡問觀察以辨畛𤕤之

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漢氏之隆孝弟力田與方正賢良相次其風蓋依古以來方徵君講學夏峰自野夫牧豎以及鄉曲俠客胥商之族有就見者必誘進之良以天下無不可以學之人而農工胥商苟能用力於人紀而盡其職之所當為即是可以謂之學也永慶晚而生子曰用果既長問叩生平所為永慶曰汝欲為他日狀誌地耶汝視吾面黧也而傅以白奈觀者笑何吾老農也少廢學碣於墓存姓字子孫不迷而已耳嗚

呼孰謂君而不學也者斯言也可以知所蓄矣用果務學行其容斂然與余善故受其請而錄之

光節婦傳

馮氏余女甥也適光御寵亦族姊所出余歸故鄉喜其學誦之敏以女甥繼室光年少氣盛謂高科膴仕可探手得頗以風流豪雋自處而女甥性懿貌莊寡言笑雖為夫婦視之漠然也生一子尋遠遊遂客死都門始光甥入贅於馮氏女甥尚未見舅姑聞喪請歸代夫供子

職姊夫綏萬憐其少失母早寡光甥無一隴之埴恐轉
累其舅姑凡子道希欲成其義約次女長成以妻其子
裕請於余以八十金為紀米薪乃以康熙已亥歸桐時
裕方十歲終舅姑喪挈子來金陵入贅於余家昆孫女
亦少失母婦姑相憐如母子十年中涕淚差減少而昆
孫女復早夭無子女甥復挈子歸桐依兄公以居憶吾
姊病涉三時姊夫遠出女甥年始十有八家無婢嫗獨
身扶持治湯藥姊夫歸告余曰空室中惟老母幼子弱

女幸長女勤力雖稚齒已能代母為老幼所依姊夫終年在外甥榮成童或嬉遊怠學女甥必請余至其家予杖余以雍正元年得假營葬見女甥於桐又十有九年告歸相見於金陵每見余悲啼不自禁蓋其父及同母弟妹無一存者故念母而不勝其痛也乾隆六年公舉節孝得旌子裕有聲庠序族姻暨邦人咸曰微節婦遺孫不知作何狀矣其兄公紹元以書來列敘其孝德懿行孚於門内者皆婦順之常故略之女甥名荇年今五

十有九昆孫女亦篤孝抱病連年矻矻爲家計逮其死家漸成衣食無憂而身不克一日享女甥尤爲之悲噎請附録焉

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歙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即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藉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

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睫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即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蔬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揚氏故孀也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間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姻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慙於其死鍾

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嫠之苦身以勤家多為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絶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託其子是皆遭時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處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高烈婦傳

烈婦魏氏天津縣產灘人雍正十一年年十七歸縣民高爾信高僦屋官厫東與宋某同宮庭宇相望某妻與烈婦有違言數構之於其姑十二年六月烈婦將歸寧其母遣從子自銑迎適高嫗及爾信皆出某妻走告其姑曰汝婦與人通入戶即探囊金與之復嗾東西家無藉者數人闖入交鬨強解自銑衣𧙗立借劵不則共証之烈婦呼銑曰亟鳴之官若書劵我即死銑暗弱急求脫執筆欲書烈婦望見即引刀自剄衆嚇自銑且誘之

卒書券烈婦死因以券為徵有司莫辨也既當自鉄大辟而後知其冤以矜疑繫獄乾隆元年赦免邑之學儒者朱紹夏孫坦為文以標白之而致於余嗚呼烈婦遭怪變謂惟死可自明而即用其死以成獄辭徒以鉄之券耳人心之抏敝至此吁可畏哉傳其事以志烈婦之隱慼且使為吏者鑑焉

論曰古之聽訟獄者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世有鳥獸行而能殺身以自明者乎自

古婦人之義皆以死而彰魏氏則既死而猶暗鬱易曰日中見沫又曰載鬼一車聖人繫辭以為世戒有以也夫

高節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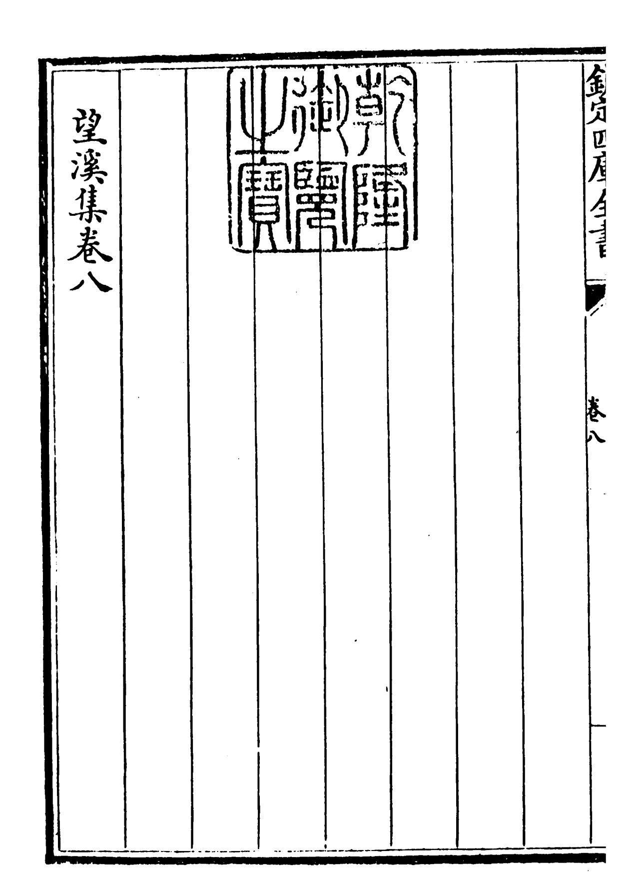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師俗早嫁娶位之死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無宗親依兄以居喪期畢數喻以更嫁節婦曰吾不識兄意何居吾非難死也無如二子何其兄曰我正無如二子何也我力食能長為妹

贍二甥乎節婦曰易耳自今日即無累兄但望毋羞我貧暇則頻過我使人知我尚有兄足矣方是時節婦嫁時物僅餘一箱直二千取置門外索半直立售即日移居小市板屋中京師地貴或作屋於中衢婦人貧無依者多僦居為市人縫紉節婦以此為生幾二十年二子長始能僦屋以居二子幼時節婦艱衣食不能使就學長子市販中年沒次子為小吏以罪謫遼左節婦復撫諸孫又十餘年孫裔發憤成進士贖其父以歸而節婦

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裔之母谷氏性篤孝雞初鳴起灑掃奉匜侍盥就竈下作羹食親上之食畢然後退率以為常及貴盛姻黨皆曰世有太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為節婦言之谷氏曰若毋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我非我供事姑終不適吾皤然白髮身無疾灑掃盥饋以事吾姑此日可多得耶節婦以康熙戊辰卒年九十六距位之死七十有九年始節婦所僦板屋在珠市西

及孫貴卜居正當其地家僮數十出入呼擁節婦時指示子孫姻黨京師之人亦以為美談云

贊曰吾里中某氏子兄弟各傭身兄老請於主人求舍之節衣食以奉焉而兄卞急小失意即數罵或奮梃以扶終無恚色余嘗謂非獨其弟賢也而兄固無鄙心也京師人多以谷氏之事為難然以節婦之風義則子婦之承而化也曷足異乎



望溪集卷八